

生活語絲

吳康民

年老力衰，如果有飯局散席太晚，回家漱洗完畢，方能就寢，已逾零時，因而必然失眠。

最近有兩晚飯局，就是如此。加上司機告假，要靠主人家安排接送，提前離席也不可能，因而感到十分疲累。

原因並不是話太多，議論沒完沒了。而是有個別座上客，滔滔不絕，一再發表「卑之無甚高論」的「演說」所致。這就是我多次在本欄批評的有發宏愿的人。這些人好表現自己，但肚子裡的「墨水」不多，說來說去「三幅板」，又全不顧聽眾反應。有這種以我為主的人在場，令人見而生厭。

我多次著文對發表長篇大論的進行批評，對不顧場合和對象的發言者進行批評，對作為嘉賓卻反客為主作「政治報告」者加以批評。但人微言輕，並未生效。如果習近平作一次重要指示，要各級幹部作報告時重視言簡意賅，那麼效果就會大得多了。

「言之無物」的飯局

其實最高領袖毛澤東，早就對此作過指示。他的《反黨八股》一文，已盡批評這種長篇大論，言之無物者的一大罪狀。他指出有的人說話著文都是空話連篇，無的放矢，裝腔作勢，語言無味，而且把這種黨八股提升到「禍國殃民」的地步。他的批評不可謂不厲害，當年全民學習毛澤東思想，今天看來，這一條似乎未有使各級幹部學到家。

我們常常說習慣勢力非常可怕，這種長篇大論的文字和講話就是一種習慣勢力。至今黨報仍然是長文章多，短小精悍的評論較少。

當然，有的問題要稍長的文字才能把問題講透，因而不能一概而論。但短小精簡的文字已經能說明問題時，為什麼不精簡一些呢？

毛澤東提倡學習魯迅的《答北斗雜誌社問》的一文。魯迅主張把文章中可有可無的字、句、段刪去。同樣，講話也應該把這些可有可無的套話大段大段的刪去，宣讀的應該是「速寫」，而不應是「小說」。

琴台聚客

彥火

至於我自己，平素不但喜書，而且愛買書。每次搬寫字樓及搬家，最大、最沉重的包袱竟是一箱箱的書。

原想狠下心腸丟掉一批，待拿起書要丟掉的時候，撫摸良久，又一本本地撿起來，放入箱中。

不敢說自己是書癡，但對書那一份深厚的感情，已扎在心間。在要放棄它們時，難分難捨之情，油然而生。

在尺寸寸土的香港，藏書是一大奢侈，特別是商業味厚重的社會，書的價值一落千丈。

但，置身在雜亂的書堆中，仍有「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的氣概。正因為離萬卷的藏書仍有一段距離，便癡癡地發着「坐擁書城」的白日夢。如果真的擁有萬卷書，相信「輩子也讀不完」。

但，如果教我與萬卷書為伴，當有無限的滿足感。買書，我感到有一種難抑的亢奮。逛一趟書店，大揪細揪拎回家，便有一種滿載而歸的感覺。但到了家裡，書堆在小書房中，如何安置便頗費躊躇了。

書房放滿了，便在客廳、飯廳間挪出地方放書櫃。既然客廳、飯廳仍有容納書的餘地，便照常購書如儀。待到客廳、飯廳有書滿之患，便想到睡房，在睡房的床上、梳妝台的牆壁上上吊櫃。

天言知玄

楊天命

韓國驚悚電影《女高怪談》系列，講述中學女生之間的感情，這個系列其中一部叫《結伴自殺》。

劇情講述女高中生A、B、C和D因學生受挫，相約結伴自殺，計劃手牽手從學校天台跳下。但事實是，C和D一直妒嫉A，所以她們只是假裝自殺，最初目的是想瞞過外懷孕、萬念俱灰的A墜樓死去，沒想到B卻真心願意陪伴A一同死去，於是自殺計劃變成四人行。

結伴自殺？

牽手跳樓的前一刻，C和D本打算提前鬆手，向後倒下，但不小心帶到A，三人一同跌坐在天台上。四人之中，只有B跳了下去，當場死亡。死後B的靈魂回到學校，逐一折磨所有傷害過A的人。電影中描述A與B之間真摯的友情，以及旁枝情節的感人親情，令人動容。觀眾不禁感歎，這不只是一部「嚇人」電影那麼簡單。

天命明白，《結伴自殺》只是經過戲劇處理的噱頭，但片中描述的女生之間奇妙的「友情」與「絕情」，令我想起一位客人。

她現應正讀中學，有一段時間，總是被同學排擠，甚至被曾影形不離的「朋友」在社交網絡辱罵。命格中「傷官」、「食神」等命運符號暗藏於地支，表示她平日不愛說話，不善於表達自己。原本這樣一個沉默的女生，應不會招來妒恨，但這兩年又是她的桃花年，受異性歡迎的她，得到與帥氣男生甜蜜的戀愛機會，不免引來女生妒忌。於是，平日沉默寡言的性格，竟變成她「表面斯文，內心發酸」的「罪證」。

天命為男兒身，永遠無法親身理解女生間親密到「結伴自殺」的友誼，或是絕情到想方設法陷害對方的冷漠。我只好在為她解讀命格密碼後，開解她：人總會遇到損友或誼友，把時間和心思放在學業或值得愛的人身上，就會發現，自己時間寶貴，無暇去理會那些好事之徒了。

衷心希望她已走出愁城。

再購書，已難有容身之地。但購書癮發，一旦走入書店，還是手癢癢地、情不自禁從書店檢幾本回家。還幸天無絕人之路，待到兩個女兒到美國唸書，我便打她們房間的主意。

結果她們平常放教科書、參考書的書桌，被我訂購的書取而代之。待女兒的書架放滿了，便動她們放玩具、雜物櫃的主意。看來玩具、雜物櫃也快放滿，我又要發愁新書的棲身之所了。

我想，事到如今，應開始檢討自己的「讀書之道」了。過去很賞識清人張潮所說的：「凡事不宜貪，若買書則不可不貪。」

但細察一下，張潮此句話的上一句還說：「凡事不宜刻，若讀書則不可不刻。」

過去，一逕地買書，只領略到張才子下闊話，把買到的書籍立即閱讀，卻絕少。想到此，不禁汗顏不已。

近年，我見香港讀書風氣江河日下，曾請金庸為我當年主管的「明報書會」，題寫李清照的《讀書樂》——

雖處憂患困窮而志不屈，樂在聲色狗馬之上。李清照之所以成為宋朝一代詩詞大家，與她自幼培養以讀書為樂，不因為窮困苦悶而放棄，其樂趣比之聲色犬馬猶有過之，因而造就一代女文豪、詞人。我想，書裡面不一定有黃金屋，也不一定有顏如玉，肯定有大智慧，不然，為何成功人士都是好讀書的人。

(一一二)

抗戰老兵

「媽媽，老爺爺為什麼閉着眼睛？」小男孩問道。「他在回憶以前不高興的事情。」「什麼事情呀？」他追問。「他因為戰爭失去了很多親人。」「那就不要戰爭呀！」男孩的回答，讓旁邊的人一陣沉默，戰中人們心底的情結。市圖書館紀念抗戰勝利七十周年圖片展上，這一幕場景令我難以忘記。

今年，「抗戰老兵」成為關鍵詞。他們是戰爭的親歷者，也是歷史的見證者。舉國上下慶祝抗戰勝利七十周年的時候，他們成為主角。剛放暑假的時候，有位大學生找到我，他們要走訪社區的抗戰老兵，「去了該問些什麼呢？」社區裡共有四位老兵，有兩位去世了，在世的兩位，一位患有小腦萎縮，常年臥床，不會說話；另一位老人身體健朗，但比較忙，前來採訪或慰問的人扎堆。這個問題，把我也問住了。「聽老爺爺講抗戰故事，很多志願者都這麼做，我們想收穫一些不一樣的東西。」「你們是覺得抗戰故事講得太多了，沒有新意」，我還沒說完，他不停點頭，打斷說道，「我們覺得都已經形成套路了，想獲知不同的故事。」聽到這裡，我陷入沉默。

幾天後，這位大學生對我說，抗戰老兵給他們展示了自己收藏的刺刀，「和影視劇中的刺刀就是不一樣，非常震撼。」「老爺爺講起過去打仗的事情，非常激動，停不下來。我們這趟沒有白去！」他最後說道。「沒有白去」四個字，聽得我五味雜陳。

那年住院的時候，我邂逅一位老兵，他是老病號，病房裡的人都親切地稱呼他「老爺子」。老

人話不多，很熱心，護士忙不過來的時候，他會搭把手，逐個病房幫忙發體溫表。他家離醫院不遠，幾站公交的路。早上晨練完，坐公交車來醫院，吃早飯、打吊瓶、等待查房，下午沒什麼事，他就回家。

剛住院，我疼得厲害，心情不好，經常發脾氣。早上他過來，在我的病房門口抬手打個招呼，遞給我當天的報紙。我有些排斥，趁沒人時偷偷把報紙扔掉。他依然每天送報紙，還給我送些新鮮水果，「姑娘，分分吃，別嫌棄！」說得我不好意思拒絕。一天，做激光治療，疼得我大喊起來，直說不做了。他聽聞動靜，過來給我打氣。「這點疼就怕了，想當年小鬼子打到我頭上，我都不吱聲。再疼，你就喊『大刀向鬼子的頭上砍去』！」他的一番話把大家逗樂了，我強抑着疼痛，不好意思再「擾民」了。從那以後，我對老爺子徒生說不清的敬佩，每天都和他聊上幾句，他的樂觀與幽默，為冰冷的病房帶來很多笑聲。

有一段時間，不見他過來送報紙，我有些不適應，才知道他的病情惡化了，床頭卡上換成紅色小旗，代表特護。「老爺子是尿毒症晚期，我都瞞着他，他要是知道了，準嚷着要回家，不治了。他脾氣倔得很，明明能享受住保健病房的待遇，他死活也不肯，說令國家浪費錢。」他的兒子私下說道。得知這個消息，病友們都很難過。老爺子的臉色愈來愈難看，走廊裡站一會兒就回屋裡躺下，再也不能像過去那樣追着小病友滿走廊跑了。

那天下午，他回家洗澡，趁兒子上廁所的空當

就走了。兒子急得團團轉，坐的士也沒追上他。傍晚，他回來時天已經黑了，換了一雙新的老頭鞋，哼唱着《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的歌詞，精神煥發，還拎着兩碗豆腐花。開車趕過來的兒子，問道：「你累壞了嗎？沒事吧？」老爺子提高嗓門說，「我向朝鮮戰場打了三天三夜，最後沒子彈了，才撤下來，都不知道什麼是累，這幾站路就能累了？我有免費乘車卡，用不着你的車！」一字一句，鏗鏘有力，他的兒子無話可說。沒想到的是，第二天清晨，老爺子突然離世，走得很安詳，再也沒有人給我送沾着墨香的報紙了，我好像被什麼閃着了似的，空落落的。

這段時間，每每聽到有人唱《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我就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位老爺子。他的善良、堅韌，他的節儉、樸實，都是抗戰年代傳承下來的寶貴財富，而他的倔強，也是那麼的可愛——倔強的內涵是堅守正氣，也是革命精神的淋漓詮釋。

抗戰老兵，是活着的歷史。他們身上的光芒，是俗世眼睛所看不到的，也是功利目光所看不透的。那年夏天，我遇到一件尷尬的事情。從甸柳莊乘坐電車，到了省榮軍醫院站，上來一位老兵，上衣着病號服，下衣是粗布軍褲。老人顫顫巍巍，伸手從口袋裡掏出優撫證，公交司機連正眼看都沒看，冷冷地說：「趕快投幣。」老人發音不準，含含糊糊地回答：「我沒帶錢。」司機讓他下車，「不投幣不能坐，別耽誤時間。」那一刻，老人嘴唇哆哆嗦嗦，「我不下！我有證！」僵持的過程，後面過來了一輛電車，整條線路擁堵起來。此時，一年輕的小伙子大步走過去，「我給老人投幣，別再為難他了。」老人氣不過，「我有證，他為什麼不讓我坐車？」小伙子拍拍老人的肩膀，老人依然怒氣不已，眼角噙着兩顆清淚，我不忍心再看下去了，責怪自己沒

有過去投幣。後來，有一段時間修路，我在省榮軍醫院站下車，會在醫院門口停留一會兒。門口經常坐着一些傷殘老軍人，很多都是老兵，他們身着病號服，或身體有殘疾，或腿腳不利索，或坐在輪椅上，孤獨地望著來往路人，看上去有些淒涼。從他們的目光中，我讀出歲月的滄桑和生命的滋味。與日新月異的城市相比，他們好像落伍了，但是「落伍」恰恰突顯出他們的永恆，他們才是時代的濃重底色。

記得崔永元談口述歷史時說過：「歷史永遠沒有真相，所有人能做的就是看誰接近真相。」和平年代，我們聽抗戰老兵講故事，渴求獲得更多的真實細節，渴望了解更多的戰爭場面，是我們的慾望太強烈了？還是現代人已經習慣了獵奇與刺激？我想，老掉牙的故事也好，老套路的講述也好，本身就是鮮活的歷史，苛求太多是一種社會病，我們要心存敬畏。

近日，閱讀攝影師黑明的《我們的抗日》，是他採訪抗日老兵的口述實錄。樸實的語言，像是白描一般，卻給人心靈的震撼。「我們不怕死，就怕被遺忘！」頭髮花白，佈滿褶皺，眼底流轉出憂患與苦難。圖片展上的老兵們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記憶裡。他們敬禮的姿態，定格在光影瞬間，也定格在所有人的心裡。



騰得萬里

趙鵬飛

去年底，和朋友一起從大理出發，自駕翻越高黎貢山，去邊城騰沖。此行唯一有一個目的，祭拜國殤墓園的中國遠征軍英靈。因為兩岸之爭，直到近些年，中國遠征軍氣吞山河的血色悲壯，才在民間和官方的共同努力下，漸漸向歷史的真相靠攏。

被徐霞客稱之為「極邊第一城」的騰沖，是中國出緬甸通道上的要塞。抗戰期間，最重要的國際援華物資通道滇緬公路，便由此出境。一九四二年五月，日軍切斷滇緬公路，佔領了怒江以西，包括騰沖在內的大片國土。應盟軍之邀，也是為了保住這條抗日物資輸送的生命線，中國遠征軍二度進軍緬甸，水瀾異域，直到一九四四年五月，遠征軍第二十集團軍以六個師的兵力主攻騰沖，全殲日軍。騰沖成為抗戰以來，全國收復的第一座縣城。

一寸山河一寸血

騰沖之戰悲壯空前。時任雲貴監察史的李根源，倡議興建墓園以慰英靈。一九四五年七月七日墓園落成，李根源撰《楚辭》中《國殤》一篇，將其命名為「國殤墓園」。七十年後，當我置身國殤墓園時，才從心裡真正感受到，一寸山河一寸血，並不是寫在史書上的誇張文辭。最讓我為之動容的，是墓園忠烈祠後圓錐形巨大墳塋上，密密麻麻樹立的眾多墓碑。不足兩尺高的石碑，按照戰士們生前在陣地裡的排序，一隊一隊，一行一行，從墳塋的底部，齊整而肅穆地排列到頂部。拾級而上時，我俯下身去，看那些早已已被青苔覆頭的石碑：一等兵胡寶昌，二等兵周榮華，中士班長陸澤，下士班長江伯川，下士副班長唐成良……指尖觸摸冰涼的石碑，忽然的，我淚若泉湧，一雙手也抖到無法自持。列陣在這座巨型墳塋上的墓碑，共有三千三百四十六塊，鐫刻在整座國殤墓園英烈碑上的陣亡將士名錄，有九千六百

翠袖乾坤

查小欣

在紐約市出生，父母來自北京及上海的四十六歲荷里活華裔女星劉玉玲（Lucy Liu），宣佈榮升做媽媽。她未孕得子，原來是秘密找代母誕下男嬰，尚未結婚的她替兒子改名時跟隨自己的姓氏。她替壯產子的消息，得到香港多份娛樂版關注，因她還在荷里活電影《神探俏嬌娃》（Charlie's Angels）系列中扮演身手非凡的特工，於香港打響知名度。最近她在美劇《福爾摩斯新傳》（Elementary）扮演女版華生John Watson，大獲好評，不少觀眾在網上追看，因而令她在港具有人氣。

已婚女士如借壯產子，精子當然是來自丈夫，但像劉玉玲仍是單身，究竟精子來自何人，相信又會引起一輪猜猜猜子是誰的遊戲，倒想看看西方傳媒會否鏗而不捨地追訪。

藝人人工產子

人工受孕或借壯生產各有不同原因。在科技進步的今天，經濟許可的話，生育有困難的夫婦，可通過人工受孕，不單生男生女從心所欲，生雙胞胎的或然率也大大提高；婦女身體不適宜懷孕的可借壯生子，為很多夫妻解決生育問題。不過，這同時亦引起社會議論紛紛，認為這樣做違反自然。話分兩頭，人工受孕能令很想生寶貴的夫婦，家庭更為完滿，不失為一個可取的途徑，令進入高齡產婦的女性多了份安全感，精神更為健康。

至於借代母壯生產，雖說是一買一賣的交易，你情我願，總覺得用錢買斷代母與寶貴的關係，終究有點殘忍。代母是人，對共處一體的腹中塊肉怎可能沒產生感情，寶貴出世不久便把他賣走，怎會不傷心？與其借壯，為何不去領養一個，既可還心願，又可惜福，不是更好嗎？

《紙月人妻》的人生逆轉計劃(上)

的片段開始，可說是《西瓜》中馬場的未來變奏，由此也可反映出日本讀者及觀眾對相若故事內容的熱忱關注。

路地觀察

湯禎兆

《紙月人妻》是香港公映時的片名，原名為《紙之月》，是角田光代於二零零七年至二零零八年間在報章上的連載小說，後來於二零一二年以單行本推出，迅即獲柴田鍊三獎，中譯本也火速在台灣由台視文化發行。原著小說甚受歡迎，所以日劇版於去年年初出現，由三不電視台製作成五集的短篇連續劇，由原田知世出演主角梅澤梨花一角，同年也宣佈落實電影版的計劃，由宮澤理惠擔演梅澤一角。電影版於去年十一月在日本公映，今年於香港及台灣亦接連上映，宮澤理惠也憑此作連奪多項女演員獎，包括第二十七屆東京國際電影節及第三十八屆日本電影金像獎等。

以女性為主角，然後刻畫她們的「覺悟」，於人生的某一階段忽然扭轉重整人生的想法，於是不惜鉅而走險的故事，可謂在日本見怪不怪。當中較為著名的有宮部美幸的《火車》（一九九二年及東野圭吾的《白夜行》（一九九九年）及《幻夜》（二零零四年）等。單從構成上的先後脈絡變化，也可以看出同樣在致力刻畫一位平凡女性如何變成犯罪惡魔的構思上，承接與變通中的考慮。三者的女主角其實本來都是社會上的受害者：《火車》的新城喬子因為飽受追債的逼迫，所以才明白清洗過去的迫切性；《白夜行》的西本雪穗在被人姦淫後，其後也不斷易姓且走上犯罪不歸路；《幻夜》中的新海美冬則在阪神大地震中險些被災民集體施暴。

不過，以上均傾向一種「以暴易暴」式的處理，反而好像《紙月人妻》般的梅澤梨花「自發式」的走上犯罪之路，取材重心上有明顯的差異，較為接近的先行作反而是日劇劇名冢本血染的《西瓜》（二零零三年）。《西瓜》講述兩名在信用金庫上班的同事，分別都是三十四歲的早川基子（小林聰美飾）及馬場萬理子（小泉今日子飾），兩人均未婚且過着平淡的生活，結果有一天馬場忽然馬蹄心下來，盜領了三天日圓的公款，從而過着逃亡的生活。後來馬場試探早川，看看她是否願意一起潛逃出國，結果早川選擇了在「快樂三菜」的單身女子公寓中，和其他女性同伴過平淡卻充滿人情的尋常生活，從而帶出平凡女子面對無聊人生，當出現中年危機時所作出的命運抉擇差異的分歧。《紙月人妻》的梨花同樣任職於銀行，小說中劈頭便從她逃亡到泰國

十八人。何為殤？尚未成年不幸身亡，稱之為殤。何為國殤？未成年便為國捐軀，稱之為國殤。史料所錄，在抵禦外侵為國捐軀時，這些戰士們的平均年齡還不到二十歲！

在參觀滇西抗戰紀念館的時候，戴安瀾將軍的悲壯故事又讓我淚濕衣襟。

一九四二年，戴安瀾率領第200師，作為遠征軍先頭部隊奔赴緬甸。同古會戰中，他帶頭立下遺囑：「如本師長戰死，以副師長代之，副師長戰死以參謀長代之，參謀長戰死，以某某團長代之……」全師各級指揮官，紛紛效仿，誓與同古共存亡。歷時十二天的同古保衛戰結束時，200師以犧牲八百人的代價，打退了日軍二十多次衝鋒，殲滅敵軍四千多人，俘敵四百多人。

在稍後的東瓜保衛戰中，戴將軍勦旅奮戰，斃傷日軍五千餘人，成功掩護盟軍的撤退。經此一役，戴安瀾將軍備受盟軍讚譽。美國軍方認為，東瓜保衛戰是他的指揮官贏得了巨大的榮譽。英國《泰晤士報》則稱：「東瓜之命運如何，姑且不論。但被圍守軍，以寡敵眾與其英勇作戰之經過，實使中國軍的最長的防衛行動，並為該師和他的指揮官贏得了巨大的榮譽」。英國《泰晤士報》則稱：「東瓜之命運如何，姑且不論。但被圍守軍，以寡敵眾與其英勇作戰之經過，實使中國軍的光榮簿中增添一新頁。」令人扼腕歎息的是，一九四二年五月十八日在郎科指揮突圍戰時，戴將軍不幸中彈以身殉國。悲痛不已的將士們，抬着將軍的靈柩返回國英。靈柩抵達騰沖，騰沖縣長張開德帶同全縣民眾跪迎將軍回國。在送將軍靈柩歸葬廣西全州的路途上，自發前來送行的民眾不計其數。當時的報紙這樣記載：「在昆明，迎靈隊伍數萬人至十幾萬人，長達數里；在貴陽，市民自發沿街擺設祭品，祭奠為國捐軀的將軍；在柳州，學校師生列隊去火車站迎靈，並舉行紀念大遊行；在桂林，各界群眾自發前往瞻仰，哭聲一路可聞。」嗚呼哀哉，馬革裹屍大將軍，山河染悲哭英雄。